

台灣作家

楊照

非典型的白羊座



「一個時代·三地人·三種對照」，這是今年上半年兩岸三地最紅的雜文集《對照記@1963》的主題。來自台灣、香港和內地的三位同樣出生於1963年的作家，以50個日常詞彙為線索，串連他們在公共話題中的半生人事，從初戀、青春、成長，到孔子、耶穌、瓊瑤；或是火車、電車、男廁所……記憶的閘門一旦被打開，便會再度面對回憶中的自我。

而台灣作家楊照，更是從名字便與這本出了台版、港版和內地版的暢銷書相得益彰。「對照記」——完成一場持久的、通過記憶進行對照的寫作，對楊照而言，最大意義是「被強迫」去進行回憶。作為一位兩岸三地文壇少有能左手寫評論、右手寫小說的作家，當性格溫婉平和的楊照檢視其自我時，又是否有我們所不了解的一面？

楊照究竟是位怎樣的作家？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
攝：彭子文



楊照小檔案

楊照本名李明駿，在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，其後在哈佛大學修讀社會學博士，研究專長為社會人類學，現在是台灣作家、文學評論家和政論家。

他曾任靜宜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、台北之音「台北話題」主持人、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、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、《明日報》總主筆、《新新聞週刊》總編輯等。著有長篇小說《大愛》、《暗巷迷夜》、《吹薩克斯風的革命者》，另有《文學、社會與歷史想像——戰後文學散論》、《理性的人》、《故事效應：創意與創價》、《霧與畫：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》、《永遠的少年》、《想樂——發掘50首古典音樂的恆久光彩》等文學文化評論集。



在 楊照的形容中，「對照記」其實就是命題作文，題目放之兩岸三地皆準，並不針對個人。但這種限制較小的寫作方式，最終仍會落實到「個人」。作為一個寫作個體，寫，其實就是被強迫去回憶一些事情，回憶那些平日寫作中不見得會想起來的事情。

一邊寫，一邊從另外兩位搭檔的書寫中，看到生於同年代、長在不同環境的這一代人，走過怎樣的既相同又不同的道路。

楊照坦言自己對香港不算熟悉，但恰恰因為《對照記》中香港作家馬家輝的敘述，他現在會覺得，灣仔是個對自己來講有特殊意義的地方。「多年前還沒來港時，對香港唯一有感情的是沙田，因為那是余光中他們在中文大學教書。」但現實中，其實連沙田的位置都不清楚，只記得有次從廣州搭火車去香港，見到窗外站牌上有「沙田」二字。那是長久以來從閱讀中獲得對香港的感情，但如今，「對照」之後，同輩人的灣仔記憶，也成為了楊照的強烈感覺。

書中有個主題詞是「瓊瑤」，楊照寫的是多年前自己讀台大期間，和好友的女友度過的一夜——但終究甚麼都沒有發生，「彷彿出自瓊瑤小說的人生瞬間。」文字寫來極純美，但在現實中其實是他刻意遺忘或說是生命中較為尷尬的事。

他說：「我跟我那個死黨，直到今天我們都還是好朋友，還會常見面去打彈子，但我從來沒寫過也沒講過。」如果不是因為寫作，這扇塵封的記憶之門便不會再打開，但偏偏寫這主題詞之前，台灣皇冠重新出版瓊瑤的經典作品，請楊照為《船》寫序言——當那篇序寫完，坐在電腦前再面對這主題詞時，書寫就自然而然發生了。

因為書寫，秘密也變成了歲月中的美好。回憶，有生命的喜悅，也自然要面對生命的低落。譬如在面對「股票」這個詞時，他知道自己可以寫，「但我唯一和這個詞有過的關係，就是父親去世時，留下價值台幣兩三百萬的股票。」將失去親人的記憶再度翻出來，讓他記起父親過世前的許多事，手裡握著那個股票的存折本，無盡感觸。

楊照說：「如果不是為了寫，我大概會逃避。」

雜務纏身的小說家

綜觀楊照的寫作脈絡，你會發現有三種很不一樣的文體，第一種是純粹工作上的，譬如他的政治評論、時事評論，第二種是很個人的，包括他寫女兒、寫《對照記@1963》、寫私人生活寫回憶經驗，在這其中，他會盡可能誠實，將自己想說的說出來。而最後一種，才是他最看重的——寫小說。

他說，在寫小說這件事上，他從來沒對自己滿意過。「因為對我來說，其實那是一個更艱難的追求。」

也只有「寫小說」，才是他作為作家最核心的部分。「一直不斷讓自己去追蹤、追求、寫出原來寫不出來的東西，過程一定不會滿意。」

儘管外界更多將楊照定位為一個洞見犀利的評論家，但他的自我定位卻是個「做了很多雜事的寫小說的人」。

寫小說是成就感與滿足感的最大來源，卻又是個淡然的追求。「因為那是個人的，我不太在意有沒有人在看。」這麼多年來，小說一直寫，卻很少拿出來發表，反而是做的「雜事」，別人看到比較多。不過楊照笑言：「雖然叫雜事，但我這個人如果有一點好處，那就是我還蠻認真的，不管是工作還是甚麼，我不會敷衍。」如果沒有想法，他不寫；如果說的不是自己以前沒說過的話，他不寫；如果找不到他認為值得說的故事，也不寫。

楊照有他自己的標準。

與音樂擦身而過

那假如沒有成為作家呢？

其實當你面對楊照時，你根本不會懷疑他會成為作家之外的人——穿白色中式衣衫的他，斯文含蓄，舉止透露出文人的涵養氣度，言談間用字和煦，卻又自有風格。但我們仍會好奇，假如沒有成為作家，他的人生會是怎樣？

回憶起來，其實楊照小時候，或許曾經錯過一個走上音樂之路的機會。

他學了整整六年小提琴，也碰到了一個這輩子對他最好也對他最差的老師。「他對我最好，是他教我非常多東西，有些直到三十年後我還是會很感激他；最壞，是他用打我的方式教我。」那位老師離開台灣後，楊照便完全不拉琴了。而那恰恰是他唯一想像過自己可能會走上另一條道路的可能——「如果當時他不用那種方式教我，如果我真能夠維持對音樂的興趣，或許會變成一個和音樂關係密切的人。」

但這一生，除了那麼一點點機會，音樂的分量有可能超越文字，楊照再沒有任何時刻，對任何其他事物萌生勝於對文字與文學的興趣。

非典型白羊座

坦白說，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，你都不會相信楊照是個白羊座。當然前提是，你多少相信星座。

他的理性平和從內而外散發，你會覺得他整個人無論在任何時刻，都是鎮定的，哪怕一天要飛三個城市、轉多程飛機，他看起來都會心平氣和。

但他卻說，這是訓練出來的。「因為我在自己整個個性還沒形成前，就大量讀書，大量讀書的過程中，形成了種種意見。我在很年輕時，就從我讀的書和台灣那個時代給我的印象中，得到一種強烈的感受：一個人如果不懂得體貼別人的感覺，那是很糟糕的人。」

為甚麼楊照刻意這樣平和，因為他相信，一個人沒有權利在明知可以控制的情況下，讓周圍的人痛苦。

「這不是你的權力。一個人如果只為自己而活，是全天下最丟人的事。」早在他的個性尚未形成之前，就已深受這種思想影響。「所以後來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努力讓自己不要變成自己看不起的人。」

講完自己也笑：「說老實話，每個人都覺得我不像白羊座。」

白羊，絕對不是個和平的星座。那麼，痛苦不可以對別人發洩，要怎樣自我調適？不會憋悶在心中嗎？

「不會啊，因為我是個寫作者。」寫作是最好的發洩和最好的治療方法，尤其他又是個寫小說的人。早在16年前寫《迷路的詩》時，他便寫過，有一天突然痛悟自己為何要寫小說——「因為我可以不要在地上面發脾氣，我可以把報復、憤怒、最骯髒最討厭的想法，全部寫在小說中。」

討厭一個人，就讓他死掉。楊照說：「寫作是種報復。」

楊照的「荒蕪島嶼」

不可否認，楊照身上有明確的台灣特徵，按他的話說：「我走到哪裡，別人都會覺得我是台灣人，雖然我自己講不清，那種特徵是甚麼。」他卻知道，無論是處事反應，還是思維習慣，他與香港作家和內地作家都很不同。

最簡單來說，不妨對照一下他和好友馬家輝。早年兩人合作一個雜誌專輯「power 50」——選出兩岸三地最有權力的50個人。當時因為有太多事情要處理，所以他們通常每天上午10點通個電話，而往往到了下午1點半，馬家輝就會撥電話過來，告訴楊照說，我這邊已經處理成怎樣，你那邊呢？

楊照頓時嚇一大跳，「我這邊？我這邊甚麼事都還沒做啊。」香港與台灣，兩種步調和期待，完全不同。港人處理很多事情時，會更焦慮也更神經質，但在楊照身上，卻有著台灣人天然的淡定。

事實上，楊照並不認為《對照記@1963》是他寫作計劃的一部分——這是意外加入的，他真正按部就班在寫的，是一個早在2002年便已啟動且快要完成的龐大小說《荒蕪島嶼》。在這計劃中，他會寫一百篇小說，從1901、1902一直寫到2000，以20世紀的每一個年份為題寫一篇小說，前後寫了十年，如今已寫出93篇，完稿在即。

楊照讀書時的專業是歷史，因而在學歷史的過程中，他對台灣歷史有著尤其強烈的感受與困惑。

「你想想看，內地改革開放30年，已經發生了這麼巨大變化的變化，但是台灣呢？從1895年，台灣人突然變成日本人，然後日本人透過殖民主義，把西方文化引進來，要快速把台灣變成一個模範殖民地，甚至是南洋中心，所以日本強迫台灣人快速現代化，可是沒有幾年，戰爭爆發，日本戰敗，台灣人突然變成了中國人。」

之後，不過四年時間，台灣變成了所謂的中華民國，然後到了1950年，美國人進駐，楊照就在那個環境下一路長大，「那麼封閉的一個地方，那麼封閉的歷史。」

當然，讀歷史出身的他本可以用歷史的方式，去整理這一百零年發生過甚麼事。「可我發現一件奇特的事，台灣一百零年來的大變化，史料上很多都沒有記載。」而這正是楊照寫《荒蕪島嶼》的原因，他試圖去寫理論上台灣應該有，卻無法用歷史方式去寫的複雜百年史。

作為一個作家，他唯有用這樣的方式去看待台灣的20世紀。為甚麼取名《荒蕪島嶼》？楊照說：「這個島嶼與理講有那麼多東西，可為甚麼在歷史上，看起來卻那樣荒蕪？」

最接受不了背叛

身為一個非典型的白羊座，或許只有在某些特定時刻，楊照才會恢復白羊座的衝動與憤怒。那就是背叛——被自己的朋友背叛。

如果他認為一個朋友已經交了足夠久，那麼對方對他的了解，便應該足夠深入。正因如此，才更怕被朋友背叛。

是的。有過經歷，刻骨銘心的一次，傷得徹底。

當年，楊照在《迷路的詩》寫自己高中發生的事情，那時剛好有位朋友是他從美國回來後的幾年中，時常見面聊天十分投契的，卻想不到朋友讀完他的書後，在報紙上寫了篇文章。「那對我真的好傷。因為他的意思是說，我不可能有那樣的高中生涯，質疑我為甚麼要這樣去編造，把自己編得很英雄。」

旁人如果說這樣的話，楊照不會介意，但偏偏是朋友，他覺得：「怎麼可能出自朋友？而且你怎麼可以規定說——只因為你自己不是用這種方式長大，就說我不可能有那樣的成長經驗？」

白羊的衝動血性立時爆發，楊照忍不住寫了一篇文章還擊，並衝動地把文章發出去，那段友誼自然也走到了終點。

楊照接受不了背叛，同樣接受不了曖昧不清、虛以委蛇。不合則散，不必假意應酬、虛偽地再保持所謂的「友誼」。非黑即白沒有中間灰色地帶的交友原則，反的確是白羊座不拖泥帶水的個性。

楊照自稱是個朋友很少的人，但他又說：「我珍惜朋友很少這件事情，因為你交那麼多朋友，你就不可能用這種方式交朋友。」

坦誠相見、直來直往、肝膽相照、重情重義。

誰說楊照不是個典型的白羊座呢？